



一个人的草本文心

——漫谈王国华的《掌上花园》

□葛筱强



作家王国华的新书《掌上花园》(深圳出版社2024年7月版)出版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自己迄今出版了25本书,这本是最满意的一本。我收到此书时,刚好是初夏,枕上风

中,翻读一过,为我身居北地万物开始葱茏的时光,平添了诸多会心与遐思。

我在阅读王国华的另一本著作《街巷志:行走与书写》时,曾下过这样的断语:游走于城市迷宫中的王国华,从未在“现实之镜”“想象之镜”与“书写之镜”等多重镜像中迷失自我,一直葆有着无限热爱生活的烟火本色,也一直葆有着旺盛的书写生命的胆识活力。令我感到眼前一亮的,是这本《掌上花园》,王国华不仅依旧秉持着内心明净赤诚、文字从容洗练的一贯写作姿态,和以往著作相较,更多了些人到中年的温和致远。字里行间,弥漫着他对人间草木的垂注,楮叶内外,散逸着他与时空万物交错缠绕的喜欢。他的这本小书,不仅让我想起了古老的《诗经》,明代的《长物志》和《花镜月令》,也想到了汪曾祺先生笔底的草木虫鱼鸟兽,甚至我度藏的《森林生态学》和《新编药物学》。之所以让我有这样的勾连妄想,是因为王国华在述写陈说一花一草一木的过程中,既有博物学所需呈现的精准扎实,又有散文创作所需张扬的才情眼光。比如,他写金芭花,“金芭花,细弱的灌木,半人高,长在路边,也不知是野生还是人工种植。叶片上有明显的脉路,椭圆形,亮绿。顶端金黄的花片斜着层层叠叠,上细下粗,成宝塔状,总共一拃长。花片手感稍硬,若干细细的镰刀形状的白色花片从里面钻出来。”在《文心兰》中,他写道:“这一片文心兰,悬于深圳最繁华区域的公园内,不被尘世的嘈杂污染一丁点儿。经过了神的心,它的身上浸透谕令和暗示,早已百毒不侵。树荫挡住太阳,文心兰的金黄超出叶子,向上,再向上,和阳光合二为一,带着沉默的大大小的灵魂。”

更为宝贵的是,国华书中所写植物,都经过他躬身凝望的田野调查,都经过他神游八极的灵魄内视。或沉郁或淡然或跳脱或活泼的笔触,既有法布尔以虫性折射人性的沉思默想,亦有明清小品文的野逸幽怀。他写睡莲,“所有的生物都一样。包括睡莲,包括人。萌发成芽,渐渐长大,傲然立世,到垂垂老矣,以致腐烂成泥,经历了一生又一生。腐烂之后,还有其他形式出现,又是一生又一生,无数的生生世世。连灵魂都只是变化中的形态之一,而非终结。没有永远的消失和灭绝,即使被烧毁,粉碎,飘散在空中。”他写米兰,“能够从小米粒中看到花,亦是观望者的造化。万物之形,生于目而成于心。”在我看来,国华的文字,外泄于花团锦簇,内里雕琢的,是世道人心,是桑田沧海,是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挥手而就的心事显露。

东坡居士在其《记承天寺夜游》一文中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王国华藏身于喧嚣扰攘的都市人海,却能于坐看尘世无言之罅隙,览风物掌故于己怀,思风云逆旅于脑际,这岂止是得了闲雅,实在是得了“大道至简,大味至淡”,隽永洒脱的草木文心。

写作此文时,窗外骤雨暂歇,空气中弥漫

着无名草木的香气。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主编:蒲薇 责任编辑:蒋蓝 美术编辑:钟辉

李怡:李劫人是以报人的身份走进了文学世界

人/物/名/片

李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西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学术丛刊主编。



李怡教授

记者:李劫人的创作跨越了小说、散文、戏剧等多个领域,这种多元的创作实践对他个人文学观念的形成有何影响?

李怡:相比起其他的创作,李劫人最主要的成就还是在小说上面。然而,李劫人在文体创作上的多样性,并不能与他实际对文学作出的贡献画上等号,至少现在还不能这样武断。要说中国“跨文体”的作家,倘若以四川为例子,郭沫若是当之无愧的典型人物,他的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都是非常有成就的。李劫人要与郭沫若相比,比的肯定不会是“跨文体”的广度,他更大的贡献在于坚持用史诗的方式,呈现出从清末到20世纪40年代四川和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一些基本情况。可以说,他这种始终不改的文学初心是极其重要的。李劫人曾经还构想过一套连续的计划,那就是从清末开始,描写好几代的知识分子在近现代史上的遭遇和他们的思想情感演变。当然,这个计划最终没能能够完善落实,但是从“大波三部曲”来看,也能窥见他这样宏大构思的端倪。因此,李劫人作为文学家的意义,不在于他什么都写,而在于他赋予了作品史诗性和连续性的特质。

记者:李劫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蹚出了一条非常独特的文学之路。在您看来,研究李劫人以及研究他的作品,对于今天的学者、作家有哪些意义?

李怡:对于我们学者来说,首先要提到一个概念叫作“方法的李劫人”,意思就是说研究李劫人的东西,不仅可以知道他写的东西里边蕴含什么样的思想感情,更重要的是,能够看出来他的创作方法是以自己本土的历史文化为根基来表现人生和时代,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在20世纪,国内普遍的文学最容易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经常吸取许多具有时代脉搏的新思潮,这些思潮大多是从外国引进的,就像鲁迅所说的,没有先前他读的一些外国文学作品,便不会有他后来的代表作,这是一个辩证关系,全面学习外国的文学作品和加深对于本土的历史文化为根基来表现人生和时代,他也就更上一层楼,所以其中的融贯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放眼现在,今天的作家和文学的发展,应该思考怎么从自己本土的体验出发,融会外来的新思潮,建立两者关系之间的和谐。在这样的过程中,李劫人就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典范。

刺史,曾短暂暂停成都。这一年,荆州的小老乡戎昱在成都和岑参碰过一次头,并以“死忠粉”的态度写诗《赠岑郎中》:“童年未解读书时,诵得郎中数首诗。四海烟尘犹隔阔,十年魂梦每相思。虽欣披雾逢迎疾,已恨趋风拜识迟。天下无人鉴诗句,不寻诗伯更寻谁?”杜甫等《为补遗荐岑参状》所谓“时辈所仰”,此事可为一证。

“先主与武侯,相逢云雷际。感通君臣分,义激鱼水契。遗庙空萧然,英灵贯千岁。”这六句总题《先主武侯庙》。唐时,“先主武侯庙”在成都府成都县之南,其前殿祀三国蜀先主刘备,后殿祀三国蜀武乡侯诸葛亮,此即杜甫所谓“先主武侯同閤宫”。庙前有老柏,黛色参天;庙后有古墓,巍然如山。“先主与武侯,相逢云雷际。感通君臣分,义激鱼水契”四句,简而言之,就是“君臣已与际会”的意思。鱼水情深的君臣早已骨枯魂散,但他们的英名则贯穿千岁、流传至今。

“文公不可见,空使蜀人传。讲席何时散,高堂岂复全。丰碑文字灭,冥漠不知年。”这6句总题《文公讲堂》。文公讲堂,唐人颜师古谓之“文翁学堂”。跟先主与武侯一样,文翁其人也早已消逝不见,但其建校办学的功业仍在蜀人中间传颂。“讲席何时散,高堂岂复全。丰碑文字灭,冥漠不知年”4句与“遗庙空萧然”差相仿佛。

“吾悲子云居,寂寞人已去。娟娟西江月,犹照草玄处。精怪喜无人,睢盱藏老树。”这六句总题《杨雄草玄台》,可以卢照邻“寂寂寥寥扬子居”一言以蔽之。子云居,在成都县治之东、成都府治之西,内有一“草玄台”,即唐人卢求所谓“草玄亭”,相传扬雄在此起草《太玄》。

“相如琴台古,人去台亦空。台上寒萧条,至今多悲风。荒汉时月,色与旧时同。”这6句总题《司马相如琴台》。人去,台荒,只有秋风依旧、月色依旧。举少以概乎多,可仿上一首句式这样表述:吾悲司马公,寂寞人已去。娟娟汉时月,犹照弹琴处。与岑参同年病逝的杜甫也专门写过这个琴台,其地当在今通惠门内金河街、同仁路南口原金花桥一带。

“君平曾卖卜,卜肆荒已久。至今杖头钱,时时地上有。不知支机石,还在人间否?”这6句总题《严君平卜肆》。

善规过,建议兴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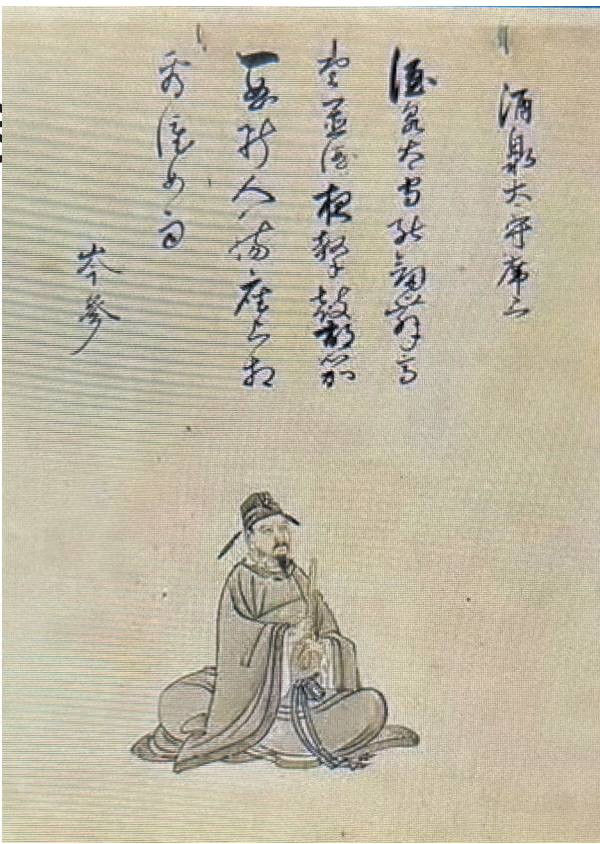
于天宝八载(749)、天宝十三载(754)两度出塞,屡次为军府幕僚,往来城障烽尘间,出生入死,成就了岑参那些脍炙人口的边塞诗。杜子美之后,辛文房之前,陆放翁也曾大为激赏:“公诗信豪伟,笔力追李杜。常想从军时,气无玉关路。至今蠡奁传,多昔横渠赋。零落财百篇,崔嵬多杰句。工夫刮造化,音节配韶濩。”为岑氏诗集写跋时,陆游还回忆道:“予自少时,绝好岑嘉州诗。住在山中,每醉归,倚胡床睡,辄令儿曹诵之,至酒醒,或睡熟,乃已。尝以为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诸如此类的事实表明,唐兴以来,罕见此类作品,每定稿一篇,人辄传咏,绝非拍马溢美。

岑参从小就“博览史籍”(本自大历二年进士杜确《岑嘉州诗集序》“偏览史籍”一句),所以在豪壮奇伟的边塞诗之外,他还有不少清雅高尚的咏史之作,例如《先主武侯庙》《文公讲堂》《杨雄草玄台》《司马相如琴台》《严君平卜肆》《张仪楼》《升仙桥》《万里桥》《石犀》《龙女祠》这10首五言古诗,围绕10处古迹,咏史怀古,兼及民俗,颇值得垂注。

这一组诗写的是全是成都史迹,可以毋庸置疑,但作于何年何月,却无法落实,不过有人将其系于大历元年(766)。这一年,岑参从长安赴嘉州任

岑参

林赶秋



清代三十六诗仙图之岑参

风物

从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南大门入馆,经过用青花碎瓷镶嵌的“草堂”影壁,顺红墙夹道的“花径”徐行数十米后,有一个精巧别致的院落,其门额上书“浣花祠”三字。所谓浣花,指的是浣花夫人任氏。大历三年(768)七月,任氏保卫成都之战告捷,岑参正准备从嘉州(今乐山市)刺史任上罢秩东归。因杨子琳败还泸州,江路断绝,岑参东归不成,遂改为北行。他自南溪县(唐时属戎州,今属宜宾市)陆行赴赵化镇(唐时属泸州富义县,今属自贡市富顺县)登船,溯沱江北上,来到成都,下榻于少城北边的旅舍。此后,他再也没能走出蜀地半步。因为大历五年(770),岑参不幸卒于成都,享年仅55岁。

除开籍贯职位的简介,元代西域人辛文房为岑参立的传,几乎全剩赞扬之辞:“参累佐戎幕,往来鞍马烽尘间十余载,极征行离别之情,城障塞堡,无不经行。博览史籍,尤工缀文,属词清尚,用心良苦。诗调尤高,唐兴罕见此作。放情山水,故常怀逸念。奇造幽致,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与高适风骨颇同,读之令人慷慨慨感。每篇绝笔,人辄传咏。至德中,裴休、杜甫等尝荐其识度清远,议论雅正,佳名早立,时辈所仰,可以备献替之官。”“献替”是“献替可否”或“献可替否”的略语,泛指臣子向君王劝